

追球

B1

青年时报·欧洲杯特刊
2008年6月17日 星期二
编辑：张亦峥
版式设计：钱曙晔

张亦峥专栏

我的名字叫红

嘘，别吵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
踮起脚尖，就能够得着幸福。

奥尔罕·帕慕克这样告诉他的国民。

这位突厥后裔，在他的小说“红”到中国的时候，国人正处于告别米兰·昆德拉的精神困惑期。——那个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中国人提供了精神食粮的捷克人，是一辈中国人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”。

我的名字叫红。

在这样一个雨夜，这句话由在西甲踢球的另一名突厥人尼哈特这样大声喊出来，帕慕克也会为“红”而激动吧。

就要告别日内瓦湖了，那么多叫“红”的汉子，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湖边的角落里，亢奋着，迷茫着，他们想让日内瓦湖也变成红色么？

这是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“欧洲国家”，到现在还在为加入欧盟而努力奋斗。当年突厥人被中华大帝赶得无处容身后，狗急跳墙，在西逃的路上，居然凭金戈铁马和嗜血的天性一度征服欧洲。只是风水轮转，曾经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，很快就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唯一的欧洲元素了。

保留下来的，只有血液中永不屈服的因子。

正如奥尔罕·帕慕克用他的笔告诉世人：踮起脚尖，就能够得着幸福。当年被唐明皇赶得浪迹天涯的时候，突厥人何尝放弃了这一念头？——幸福与不幸本来不过一个脚尖的距离。所以，才有了现在的伊斯坦布尔，才有了现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，才有了现在的小亚细亚半岛……

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你就能够得着幸福……

尼哈特肯定读过奥尔罕·帕慕克的书，他在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绿茵场上，肯定就一直牢记着古训，然后才有了这个亘古未见的“雨夜奇案”。

90分钟的比赛，捷克人控制了80分钟。土耳其人看上去毫无机会，即使在尼哈特利用切赫的失误进攻扳平一球的时候，看台上那群叫“红”的男人们，还在让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

但是，不过踮起脚尖的距离，突厥人坚持住了，他们终于够得着幸福，他们终于无愧“红”这个颜色！

布吕克纳并无重大失误。捷克人输在韧劲上。

和土耳其一样，捷克也是一个欧洲边缘国家。历史上一一直处于罗马、奥匈等帝国争夺的附属国地位，尽管“四不管地带”造就了无数自由狂放的艺术家的米兰·昆德拉，但是他们骨子里自由散漫的“波西米亚血统”，会时时跳出来作祟。——这场比赛，捷克人肯定记忆深刻：如果切赫扑球不脱手，如果那两个门柱能进，如果那群意甲后卫能牢牢盯住尼哈特……日内瓦湖里倒映的颜色还是“红”么？

“红”和“波西米亚”们太需要在这叫“欧洲杯”的比赛中获得认同了，因为这是——欧洲——杯。

但是没办法，幸福的反义词是不幸。

希望捷克人在布吕克纳卸任后，能很快走出没有内德维德、波博斯基的断层期。

他们还必须明白一个简单道理：幸福和不幸，不过一个脚尖的距离。

克洛泽

A 1978.6.9
B 182CM,81KG
C 德甲拜仁
D 本赛季在拜仁高开低走，但主力位置仍不可动摇。不但头球依然出色，脚下技术也颇为实用。